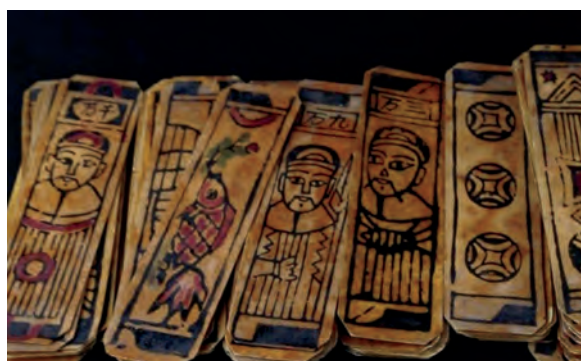


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诞生，又是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，使得便签上可以印刷一些纹样，渐渐地，纸牌就从这些便签中诞生了。即便纸张价格已经降低，然而，这时候的叶子，特别是成套的叶子，也就是纸牌，恐怕不便宜。作等价换算的话，恐怕要比如今的新款手机贵得多！只有驸马爷以及类似的权贵家庭玩得起——毕竟，玩牌是夜生活的一部分，还得插蜡点灯。当然，也正因此，在叶子戏的时代，就有了如今美剧《纸牌屋》所呈现的政治勾兑。

史料记载，同昌公主去世后，驸马爷一路被贬官，直到贬为澄迈县令，后坐罪赐死。可见，公主去世后，大约韦保衡就上不了牌局也！只能被 Pass 掉。

叶子戏的玩法当然不会停滞不前。清代赵翼《陔馀丛考·叶子戏》曾写道：“马令《南唐书》：李后主妃周氏又编《金叶子格》，即今之纸牌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宋代马令在编撰南唐旧事时，不仅注意到后主李煜“少而聪慧，善属文，工书画”，注意到其被俘后作“小园昨夜又西风，不堪翘首月明中”，也注意到其在位时宫闱游戏，仅叶子戏都能编成一本书。至元代编撰宋史，则在《艺文志》中记载了几部有关叶子戏的著作，说明这项游戏在宋代越来越趋于复杂。及至明清时期，马吊脚这种打法开始盛行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七回曾写到贾母斗牌，“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成，只等一张二饼”。老太太玩的可不是麻将，而是马吊。而后，第七十三回又写到宝玉因绣春囊之事被吓着了，贾母震怒而发起调查，竟查出下人聚



赌，于是一把火烧了赌具——其中不仅有骰子，也有马吊，亦即纸牌！当然，这一游戏工具，在明代也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载体。著名画家陈洪绶当时绘有《水浒叶子》，印刷出版，行销各地。作为纸牌的一种文化衍生品。老莲之作，哪怕是印刷品，谁有舍得用来当牌打呢？

换脸却不离其宗

伯恩哈德也曾写道，除了中国人以外，“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自称扑克牌是自己的发明成果”。从可考的纸牌形态史来看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许多人将自己的智慧融入其中，才将国际通行的纸牌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四种花色加大小王、54张牌的形式。与此同时，各种其他形式的纸牌，也还在世界各地流传……

值得注意的是，比起当代人伯恩哈德、20世纪的大学者李约瑟来，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大家莱麦撒(Abel Remusat)曾考证：“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，以形状、图式、大小以及数目来看，皆与中国古代所用的纸牌相同。”

如今来看，西班牙纸牌的一种规则，起码在数目上来看，与中国古代叶子戏一致——40张牌。其分

为4种花色：分别是硬币、杯、剑及棒。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去探看，其与马吊脚纸牌的筒子、索子、万子、拾是可以互换的。这就如同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——或者“将、帅”被将死算输棋，或者“国王”被将死算输棋；一个在棋盘格子的交叉点上行棋，一个在棋盘格子内行棋；一个有楚河汉界，一个没有河界；一个“将、帅”是孤家寡人，一个则有护佑“国王”的“王后”。然而，抛开这些具体的称谓，亦即东西方观念的细微差别，其实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在总体游戏规则中颇多相通之处——两军对阵、将死对方为胜。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两者同源。

上图：叶子戏是如今扑克牌的早期雏形，是一种古老的纸牌游戏。

下图：古董扑克牌。

